

中国古代公案系列

夺魄惊魂

荆公案
于公案

4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代公案系列

明鏡高懸

夺魄惊魂

荆公案

于公案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四

中国古代公案系列

明鏡高懸

夺魄惊魂

荆公案

于公案

下

大衆文艺出版社

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公案/(清)无名氏 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4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集成/孙以年编)

ISBN 7-80094-886-2

I. 荆…

II. 无…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258 号

荆 公 案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9.875 字数 943 千字 插页 4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册

ISBN 7-80094-886-2/I·224

全套定价:167.4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联系: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84040746

总 目 录

荆公案	1 - 98
于公案	99 - 226
夺魄惊魂	227 - 952

目 录

第 一 回	钱正林金陵乡试 入尼庵正色不乱	(1)
第 二 回	王世成出外经营 走东坝妓院行乐	(5)
第 三 回	雇花船淫乱害友 芜湖县沿江寻船	(8)
第 四 回	赴北闹途中遇盗 散南场家产麟儿	(12)
第 五 回	蒋妈妈巧言说亲 徐老爹误认讨债	(15)
第 六 回	镇国寺二生吟咏 通州城夜梦神言	(19)
第 七 回	钱正林通州拜姑母 王世成神示产金定	(23)
第 八 回	天齐庙悟性西逝 酆都府冤鬼投生	(27)
第 九 回	王世成破财产子 道月师茅镇收徒	(32)
第 十 回	官保从师攻书史 世成得病在膏肓	(38)
第十一回	小纳云入门种孽 王世成命见阎王	(43)
第十二回	祭灵魂七十经忏 失名节朝朝行淫	(47)
第十三回	小孩子看破奸情 亲生母陡起杀心	(52)
第十四回	金定女学堂送信 钱塾师送徒归亲	(57)
第十五回	杀亲子不寒而栗 钱正林代讼入监	(63)

第十六回	小灵魂告官惊梦 荆知州私访奸情	 (69)
第十七回	淫僧恶妇巧拿获 州堂严刑审奸情	 (75)
第十八回	几番油供法理难容 荆公巧计当堂指证	 (80)
第十九回	狱中悔情为时已晚 罪孽深重地狱煎熬	 (87)
第二十回	钱家双贵功德显 善恶分明有报应	 (94)

第一回 钱正林金陵乡试 入尼庵正色不乱

话说淮内如皋县村落地方，有钱正林者，乃饱学秀士，为人温和达理，行正端方，所交友者皆乐于诗书，讲究文字之类。太仓胡国初、泗水柳青溪、甘泉褚光伯，此数友皆是鸿门之客，知学之士。

是岁明年乡试赴金陵，道过甘泉造褚君门第。褚君揖坐之下，彼此叙谈阔别之情，遂挽手同游甘露寺，又游虞姬祠。见壁上碑有项羽慷慨悲歌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钱正林看罢慨然长叹谓褚君曰：“此歌尚在何，其人英雄盖世在于何处？”褚君抚掌大笑钱曰：“自古英雄不胜屈指，皆被妇人所遣，而虞姬乃贤姬也，无如项羽过愚于踵情。曾记虞姬尚有和歌，兄能记否？”钱因褚言自古英雄皆被妇人所遣，心忆古人是以迟答。而褚君随口读曰：“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钱听其歌顿足捶胸大声曰：“可见被妇人之陷也！”遂二人携手同观诸佛像，参拜三清，复游后殿，由钟鼓楼侧小巷中走去。粉墙萧壁再行数步，有修竹数竿、古柏两株，宛若蟠龙播凤。乃指谓曰：“此两株非数百年不可。”耳闻钟鼓之音，鼻有檀降之味。则见一小小门墙十分清幽雅致，即信而入。则见一小沙弥笑面而迎，合掌道：“阿弥陀佛！二位相公请里面坐。”钱、褚二人即随沙弥入于客堂。即献茶罢，有老僧前来，合掌道：“二位相公贵姓？从何处来？幸此小刹真正是佛缘万里。”钱君道：“在下姓钱名正林，如皋县人，为金陵乡试路过相访，得拜识佛像。”老僧道：“阿弥陀佛！”褚君道：“在下就是本城东条巷中姓褚名光伯就是。”老僧听说，连连稽首道：“原来是褚太史家的大少爷，有罪有罪，未

得远迎，祈勿见责。”忙唤小沙弥再献茶。此番之茶不是清茶，凉必茶食果品等类，奉供极其清雅异常。俟其茶罢，老僧引道各处游玩一番。褚君对钱正林说：“兄可在此盘桓几天，俟弟舍下尚有事须缓三四天，与兄一同到瓜州过江到金陵，也好同寓待场。事毕后又可一同回扬州，岂不美哉。”钱正林一听此话正中心怀，随问老僧道：“宝刹中未知，可能暂寓几天否？”老僧本不允，因有褚太史大少爷同来，凉均贵人无妨，随口应道：“小刹中实是局促，有对河白云庵中更为清静，况且后有一座读书楼，望去不远即是玄都观，四面楼阁如画轴之景，十分相宜。况彼庵中乃老僧之徒掌管，待老僧奉陪二位相公去看看，若然钱相公合意，则盘桓数天凭你，盘桓三年两载皆可。”三人谈到得意之处俱哈哈大笑。即一同渡河走进山门。

钱褚二人一见不胜兴逸勃勃。翠柏苍松，茂林修竹之间，殿阁楼台四方围绕。时值中秋八月，鸟语花香，木稚扑鼻。自进山门约有三里许俱是大竹，当中一条甬道地砌鱼鳞文，只听得鸟语钟声，毫无凡俗人语。只见竹上节节均有名人才子题诗刻竹，读罢一首又一首，看罢一篇又一篇，足足走了两个时辰才进天王殿大雄宝殿。钱、褚二人只顾参佛，老僧随进内室通知徒弟法云和尚出来迎接。老僧说起二位相公要借寓书楼，法云道：“好极！好极！难得贵人到此，实乃三生之幸。”即忙合掌引道到书楼看看。岂知这里人不比寻常，十分雅静，上书一联“云雨后静观山水意，思风雨闲看月精神”，乃乾隆皇上御笔亲题。原来此处皇上幸驾三次，故而更加工揖幽雅非凡。正林道：“甚好！甚好！”钱、褚二人游玩已毕，即辞别老僧并法云和尚，回归门第。

是夜正林仍住舟中，因天晚不及。至明晨即唤脚夫等人将行走，走至白云庵中书楼暂住。有时读书题吟，有时闲步自由，走到沿河一带，俱是庵观寺院、忠孝节义坊祠。沿河一望无楼台，即信步走进一庵。自进山门至大殿，再至两庑及后殿，绝无人声，但四面一看倒也清雅。为何僧人全无？心甚疑惑。再走进一个所在，但见朱漆双扉掩闭，窗前悬挂翠竹丝帘，侧耳听之似有女郎声、嬉谑之语。钱君听之更加心疑，似此佛地洞天，何得有女人藏匿在此？在窗外细听半晌，情思可能入否？若能入，看看她们如何！即推开双扉，见一个幼女尼，内有一年近四旬者，忙忙立起，开口便叫：“相公请坐，贵姓？贵府何处？何风得能吹到此地？”钱君一听此语，但此等女尼出口便是风雅，凉必无甚好意思，随即思退出。不想外面又来一个带发女尼，十分清雅，身穿一件淡蓝道衣，头挽云结，貌似桃花，声若箫管道：“相公不妨

里面去坐坐。”钱君回头一看，如此模样竟是尴尬，只得走进。四面一观，东壁图书画，西苑翰墨林，一切起居非常清爽，但其处心甚所爱，然见其人而心甚疑，故不敢就坐，但立观四壁而已。只见那二小尼俱掩口嬉笑，即忙献茶，再三请钱君坐下，请问姓名。正林含糊而答，自思我等读书人巴图上进，况彼等女尼又在洞天佛地之下，岂可心生异欲之念。此心一念，而举动正色。数女尼已知此人乃不可动，而亦即转正色，俱念阿弥陀佛而已。钱君少坐片时即辞。回楼自己情思，如此所在究竟是何等地方。少晌厨人送夜膳至，钱君将此事告之厨人，细问情节。厨人道：“此处乃单身男子到不得的，这女尼庵中不知坏了几多好男子。幸亏相公正色不乱，否则有性命之患耳。”钱君一听此语心甚骇异，但自此以后，凡见女色俱便不受。是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钱正林有此一节正色不乱之事，所以后来亦有好事相报：王家家产与他；后受王定与他为媳；长子钱云卿甲午科举人；次子钱霞卿庚辰进士。此等后来果报皆在这一点正色不乱好极也。

话说南通州南门外，有天齐庙巷内一人，姓王名世成。他父亲在日，买卖经营，以六陈粮食交易，信义通商四方。近悦远来似觉生意兴隆，所以日用有余，积蓄数百金事业。世成仍续父业，比父在日生意更加热闹。无如结交友谊相支浩大，财未见其多，不过仍是数百金而已。一日出门收帐到芜湖地方，路经东坝地方。而东坝地方亦有几家往来，必须结算结算，故而总要耽搁几天方得事清。那一天几家帐目算清，约共得二百余金。自忖道：“这些财钱俱是利息得来，想为人在世也要稍得陶情作乐，则不枉我半生辛苦。”所想到陶情之处作乐之场，看看天色又好，丽日晴和，信步而行，访红问翠。独惟一人似乎乏趣，最好遇着一个知己朋友，可以谈谈说说，有陶有伴，即如寻花问柳，然一人总是无对手。正在情思之际，对面来了一个书生模样的人，文文雅意。走将近来一看，却是认得的，就是东街上的施兰卿。难得到此不约而同，二人一见喜出望外，正是他乡遇故知。世成道：“请了！请了！施先生到此何干？耶巧相遇。”施兰卿道：“不瞒王世兄说，因其我年近四旬，膝下无子，虽有万金家财，要他何用？故此心中闷闷，思出外闲游闲游，或者有个巧遇，娶她一个妾回家，倘能生下一男半女，则我施家这点家财则有后人接下了。”王世成道：“这句说来竟是真情。”因自思我亦年三十，尚未娶妻，然亦终非了局。心中想口内说道：“施先生，我与你搬到一个寓中，同时讲讲有何不可。”施兰卿道：“这个是极好极好。”遂二人移住一处，朝朝夕夕同来同去，或者同上酒馆畅饮，或者共叙茶坊。

世成想道：“这施兰卿乃通州城里的财主，即使他用脱点钱财也不妨事，最好与他说成一个妾，要标标致致的，要动他心中时常欢喜。但是总要这个妾要与我有认识的，则我可以时常到他家内走走，则可以想点他的钱财到手。”心中转着这个要谋他的钱财的念头，所以不论大小事情，总是加十分奉承。同他到一个院子里去顽耍走走，要想寻一个乖乖巧巧、能言舌辩的妓女，哄骗他的钱财。若能钱财先到妓女之手，我则再用点巧计阴谋，将这妓女娶她为妻，则不是这个财，端端的到我手中来了。因此想着这个计较，每日劝他东家去，明日拉他西家去寻花问柳，总无得意的妓女，因是那东坝地方虽是一个水码头，客商云集的地方，究属小地方，无甚绝好妓女，又无甚大院子，只有那半私半官的人家，称为四不相，又谓之叫不相干的人家玩了几天，总不如意。世成想来想去，不如同他到芜湖，想那芜湖的码头非比东坝，然芜湖是几省通衢的要道，各路客商往来要胜于东坝百倍，一则我自己有事要到芜湖，与那两家行中算帐，乃是顺便；二则他到那个地方，自然有那大人院子，内中定有那得意的妓女。算计已定，即对施兰卿道：“此地真正是个乡下地方，无甚顽耍。我想要到芜湖去顽几天，未知尊意若何？”施兰卿道：“如此绝妙。”因二人正在情投意合之时，言语莫逆之际，王世成一门明好百凑奉承，所以施兰卿被他拍晕了头，样样依从。施兰卿道：“既是世成兄美意，如此陪伴我顽耍，我与你今日再到那小院内顽顽，明日动身往芜湖可否？”世成道：“我同你就去，或到他家去吃晚饭，着他家办个几样得意点儿的菜蔬，买他几斤好酒，我与你畅饮一番如何？”兰卿道：“这个使得。”二人随即换了一身华丽衣裳，兰卿带了几百两银子，二人挽手同行。

进了童子巷就到那柳二娘家来。柳二娘一见原来是昨日来的施相公、王大爷，即忙笑脸相迎，做眉做眼，忙忙引道接进，她口中连忙叫道：“大姑娘！二姑娘！快点出来接客，有两位相公来了。”又连忙叫大叔叔快去冲茶，那柳二娘连忙碌乱，十分周道。那大姑娘出来拍手哈哈大笑，尖尖玉手一把拉住施兰卿道：“到房里去坐。”那二姑娘一手将手帕儿掩住了嘴，一手拉住王世成道：“我正要寻你说情理，快点同你房里去说。”柳二娘看见他一人拖一个，都到房里去了，好不快活。想：“今日生意成功了，真正这个吴先生测字真灵。今日早起在门前望望，刚刚吴先生走过，我说笑话来测一个字，吴先生道：‘要测字，自己拿一个。’我就拿了一个卷，把他放开来一看，是个也字。他就写到木板上：也上头加了一个人字，傍边加一个方字，却是一个

施字。他说原身一个字，到要加两个字，总有两个客人一同来。叫我再拿一个卷来，放开来一看，是个十字。他说二人同来总要加两笔，所以上头加一笔，下头加一笔，就是一个王字。如此说来两个客人一个姓施、一个姓王，今日一定要来的。倘若不来，我的测字不灵；倘若是那两人来，我要测字钱一百文，待我明日来拿钱，看我测字灵与不灵。似此说来，这个吴先生测字真正灵的，明日早起他来，还要叫测个字哩。”柳二娘闲话少叙，再讲施、王二人进了香房如何作乐，且听下文分解。

第二回 王世成出外经营 走东坝妓院行乐

话说那施、王二人，落于柳二娘娼妓人家一宿，次日清晨梳洗已毕，回到寓处。整顿行李，买舟起程，要往芜湖。岂知世上多少稀奇事，尽在书楼万卷中。那王世成走到江边雇船，却有一等船户，名叫邵伯划子。其船中舱宽阔，船艄上总有家小。还有一桩：专做这样买卖，贩卖妇女。一两个年轻貌美，即如布草衣服亦穿得十分清趣。或认作自己亲生的女儿，或认作干娘，如此称呼以遮饰闲人眼目。或者客人上了他的船，他就千般百计要弄得这客人心热喝喝，少不得上了他的牢笼计，钱财就肯使用。往往有这等少年子弟，初次出门作客，遇着这等船户到了他船上，他就将船开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或者大河湾头，或者大江边上小港中，就停歇起来。今日不开船，明日不解缆，如其客人问他何不开船，他总推说风水不好不能开船。他就一天一天好耽搁下去，就使这客人在他船上，被他女人迷晕，将银钱用尽。如遇出门办事或收帐回来，弄得囊橐尽空，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父母，或者无颜在半途轻生，往往不少。此等船户害人实属可恶，连官府大宪亦无法治也。即如杭州钱塘江边，此等船户亦然不少，不知害了多少富家子弟、年轻客商。如命不当绝，不过俗语云求吃回家；如命寿当绝者，连性命难保。

如今王世成雇船，刚刚雇着一只邵伯划子。有一个老年的船家，一见有人雇船，将他身上一看，十分穿得体面，船家一想有一个好生意来了。连

忙上前笑脸相迎，说道：“客人可是要雇船？要到那里去的？”王世成道：“正是，我要到芜湖去的。只有两个客人的，有衣箱行李，并无货物，可要多少银子？”船家道：“请你客人且到我船中坐坐，要讲价钱总是好说的。”一手搀着王世成的手，一手拿了一根篙子，一头搭在岸上，一头捏在手里，叫道：“客人走好走好。”王世成即便一步一步走到船头上。老船家即便叫道：“客人来了，快点出来！”那舱内一听，连忙答应：“来哉！来哉！”走出来一个三四十岁的妇人，身上虽则布草衣服，倒也十分清雅。那尖尖玉手把王世成衣袖一把捏住，叫道：“客人走好，走好，到舱中请坐。”王世成到舱坐下，四面一看，这般如此清丽，玉色玻璃窗，四围冰梅嵌，当中弥陀榻，俱用大理石还有象牙镶，两边单靠茶椅，舱底俱地单铺，鼻孔中好似一陈兰麝清香气味。即时奉上茶来，碗盖一开，一阵清香，果然是武彝毛尖，清趣非常。忽然后舱走出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窈窕窈窕从他门前走过，要到那前舱而去。王世成一看，真正泥做金刚被雨淋，那时浑身酥了。忙问船家说：“要多少船钱？”船家说道：“客人不必说价，只要伏侍得周道点，客人多赏点就是了。”王世成一见如此模样，心中热喝喝，要想那个女子，也不管她贵贱，只要她肯伴我们到芜湖去，或者闻这女子又有点孽缘之分也未可知。心中只这样想，嘴中就随口说道：“与你十两银子好不好？”船家道：“你客人吩咐，敢不如命。”王世成少坐片刻，随即同船家到寓内搬了行李衣箱等物，邀同施兰卿一同下船。船家随即开船，其时日已将午，将船开到张家湾停泊。

那张家湾地方，沿江俱是芦苇，足有二三里路开阔，芦苇之中有一条小港，其地名就叫张家湾。岸上有数十家人家，都是捕鱼为业。一带绿杨，虽则村荒之处，倒也有点山清水秀气象清致，要讲停泊船只倒也十分安稳。所以船家将船停好就拿了一只筐篮，提了两酒瓶、油罐等类，上岸去买点菜蔬。那中年艄婆，她就到大舱里来，客人长、相公短的奉承，不知说了多少闲话。说了半晌道：“二位相公在舟中寂寞，不如拿一副骨牌来，与相公们消消寂寞，岂不美哉！”王世成正在想要他的这个年轻女子，正在无门可入，听见艄婆说声打牌，想这意思来了，便接口说道：“妙极！妙极！你去拿来。但是你我三人怎样打法，总要四人方可成和。”艄婆说：“这个自然，我叫一个来陪你是了。”嘴里说，身体转进后舱。一手拿了牌，一手拉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出来，嘴里说道：“乖孩子，你来陪陪相公们打两副牌。”那女子将一手拿了手帕儿掩住嘴，一手攀住门口，就便嘻嘻一笑，随将金莲一跨，跨将过来。那王世成与施兰卿本是有心好色之徒，一见这等光景，又看见

金莲跨起真正端正，不过三寸还不到点；鲜红缎满墙绣花的弓鞋。朝上一看，却不是才走过的。又是一个，比前走过的那个女子生的又加风雅，眉如新月，眼似秋波，两颊由如海棠。娇娇滴滴走到面前，未曾开口先行靡靡一笑。缓启朱唇问道：“相公尊姓？”王世成连忙答道：“我姓王，他姓施。我才看见你们船上还有一个比你长一点儿的，她是你的何人？”那女子道：“她是我家姊姊，你要问她作什么？”王世成道：“你去叫她出来。”那女子忙随口道：“姊姊！叫你出来！”王世成道：“你叫什么芳名？她叫什么名字？”那小女子道：“我小名叫素兰，她叫素娥。”当时素兰扯在王世成身上，素娥就立在施兰卿身边。兰卿一看，毛骨皆酥。兰麝扑鼻，一时身不自主，欲火难禁。遂不顾情由，将手插入素娥胸前。一摸尖尖如豕乳，胜如一个小馒头，皮肤细腻，由如手摸丝棉，软而且暖。素娥乘势亦即滚在兰卿怀中，却被兰卿周身摸到，素娥随将这一种的恩爱模样做将出来。那边还有一个娇娇滴滴个素兰，亦将身坐在王世成膝上，将头滚紧在世成怀中，凭他千般摸捏，细软姣艳，万般姣滴，惹动人心。那艄婆只当不见，只当不闻，凭他们两对儿怎样的肉麻景况。

候其半晌之后，艄婆将骨牌倒在桌上，四人坐下打牌。顽耍一会，艄婆叫拿点心进来，十分精致，十分可口。施、王二人就在此舟中作乐。少晌晚膳凉必是山珍海味，夜宿自必成双，不必多赘。那船家再做这样买卖，停泊张家湾一连数日，不说起开船。施、王二人乐已忘忧，王世成亦不思到芜湖收帐，施兰卿亦不思远跋他乡。朝朝作乐，夜夜成双，一住半月。船家一算，虽说过船金十两，但是天天酒饭钱，还有二女子宿箱之资，算来不少，所以明日开船直往芜湖。到了码头，施、王二人还在舟中耽搁两天方始上岸。二人对船家说：“我们上岸吃茶，略干些些小事，你等船只不要开往别处，我们夜来还要回到船中来住，候明日与你算帐，付你银子如何？”船家道：“相公请放心上去，我们的船只在此伺候便了。”所以施、王二人全不想他这船上有拐骗之弊，行李衣箱一样不取，只以空身，二人拂衣洒袖谈谈讲讲上岸去了。拣中一个大大的茶坊，两人正中大台上，泡两碗茶来。少停，思要买点心吃，想着要拿银钱使用，岂知施、王二人身上俱是分文不带。施兰卿到此地步，即时面孔转白，四肢发抖道：“似此如何是好！”对王世成道：“你在茶坊少坐，待我到船中拿些银钱来，以便使用使用。”

急急忙忙走到码头一看，其船影踪全无，不知去向。东寻西望，再也寻不着。此时施兰卿更加发急，手脚慌乱，连忙急奔奔走向茶坊。向王世成

道：“不好了！不好了！那船寻不着了，不知去向，影踪全无。这还了得，如何是好！”王世成一听此语亦急，似此光景如何是好？左思右想，只得将身上马褂脱下，押了茶钱。二人一齐到江边去寻那船。但不知寻着寻不着，且听下卷表明。

第三回 雇花船淫乱害友 芜湖县沿江寻船

话说施兰卿与王世成二人，身无半文，要寻着这船则可以取些银钱使用。况且施兰卿行李箱笼之中，非比王世成，伊乃素称殷实，家有万金，而且读书人与生意人两样行为，出门行路一者难得，二者这样少不得，那样也是要紧，所以箱笼什物比众多两件，其箱笼中少有银洋财物约值一二千金。如今弄得腰无半文，岂不更加着急。王世成因其芜湖地方尚有几家往来帐目要去清理，倘得逐即算出，而亦可得一二百金。不过现在一时之难，自思：“还是我行李内无甚要紧，自东坝使用以来，约来不过剩得一百两光景，若然寻不着这船也就罢了。但是我要想阴谋施兰卿的钱财，而今弄得这个模样，好像大家没趣。”如何想得动他的钱财到我手中来？心中思来想去，再作一个计较才好。

施兰卿气的钝口无言，只是向王世成道：“此事如何是好？倘以寻不着这船，腰无半文，岂不要流落他乡，这便怎处？”二人正在江边上走来走去，搔头摸耳无计可施，忽然对面走来一个救星，年纪约五十多岁，面上带一副墨晶眼镜，身穿二蓝大衫，元色马褂，厚底镶鞋，手中托一只鸟笼。正在江边上闲走闲走，忽见施、王二人仓道之状。此人乃与王世成一向生意往来主顾，也是六陈粮食行招商，就叫李德丰，在芜湖地面也算得一家大米行。一见了王世成道：“阿！王兄请了，你几时得到敝处来？为何这等急迫之相？还有这位先生是你何人？”王世成一见李德丰店主来了，真正从天里落下一个救星来了。连忙愁容改笑脸，答道：“李老兄，李老兄，久违久违，一向康健？宝号生意好？”李店主答道：“好！好！好！我问你何事二人急急慌张？”王世成道：“不瞒你说，我们在东坝雇了一只船，要到贵处来，与几家往来行

家结结帐目。岂知这船不是好人，我们在船上多日，身子似乎困倦之极，想先上岸吃一碗茶，洗一个澡，少停再到船上搬取行李。岂知我二人大家粗心，上岸之时并没身带分文。后到得茶坊，因要用着银钱，岂知大家没带，即时回到船中取钱，那晓得这船是个江湖上的拐子，等到我们到江边来寻船，这船早已去了。寻来寻去踪影全无。况且这位施先生他要来贩卖货物，所带银洋有一二千金，都在这船上，一文都没拿起来，真正害人不浅，急杀我二人了。”说罢嚎啕大哭。施兰卿更加悲咽不止。李店主劝慰道：“不妨，不妨，不要急坏了。出门人推攀不起限限，同我来，先到我小行中去歇息歇息，再作道理。”一头走一头说：“本当出门雇船总要到船行家去，写定船票到何处、多少船金，写定他就不敢做出这些歹事来。你自己去叫船，即如寸步当心不离，他也要生出许多出了来算计各人的。目下的时光，幸亏当今皇帝明君，常到江南地方私访，所以各处官府办事认真，以致盗贼灭访。然而盗贼不敢做，如今又新出这等欺骗之局，胜于盗贼。故而出门人总要格外当心，不可贪顽耍，恐误大事。”

三人谈谈说说了李德丰行内坐下。李店主一则念其与他父亲交易多年，现在与世成交易年数亦复不少；二则念他年纪轻轻的初次出门做客，所以要上歹人的当，是以心中哀怜他们，格外厚道点待他。即留他二人住下，再三劝慰。王世成此刻心思已定，不过要与几家结算帐目，现在帐簿俱失去了，如何向别人算。只得央请李店主一同到这几家说其来意，如此所以几家行中照帐算与他，总共算来到又有二百多金。可怜这施兰卿，心常闷倦不乐，所要用些钱文必须向王世成身边取点用用。但只见其人本是良心不善、素来刻薄之辈，前者将施兰卿有了则使用之时挥金如土，如今要他的钱财使用，他就拿出那个老实手段出来。施兰卿见此光景，度日如年，巴不得身生两翅一天就飞到自己家乡。又恨只恨腰无半文，天天要催王世成回家，不过总是明他几句钝头。那王世成心中一想：“我要带他一同回家去，路上要许多盘缠吃用。他分文没有，要我一人独出总不能容他。”过去一日，对施兰卿道：“我同你相好在前，如今大家弄得为难，虽在行家算出来的帐有这些些银子，我要回家做本钱，要过日子，不能用完回去。你如今腰无半文，不管大小总妻妾二人会钞，即如回家路程费盘缠如何，我与你总然，而你总要生过法儿来大家商量商量才好。”施兰卿一想，事到其间不得不然，即对王世成道：“你今同我一路回家，所以使用一切均要你出，我这里写一张纸笔与你，倒写了个如数奉还断不敢言，你意下如何？”王世成道：

“这点也好，但不知你肯写多少银子还我？”兰卿道：“我写五十两还你，可能过去？”世成不允，一定要他一百两足乎银子，要写借契方可同他一路回家。如其短少不肯等，说：“目下则你是你，我是我，各自分开，我不管你。”兰卿一想：“只得忍气吞声，倘有半句倔强，他就不管我，我那时如何回家去！”以此想来，只得向世成道：“当遵台命。”值即买了一个花古柬，亲笔写了一张借据，捧过来交与世成收好。

世间上的事情莫说瞒天昧己少人知，岂知举头三尺有神明。当时即有过往神明知道，看他一场一节做出这段瞒天昧己之事，拨转云头上奏天庭。凡世有这等事情，一本直奏，上苍听说如此如此，拍案大怒，随即着左右将善恶簿子来，一一记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皆为时辰未到。王世成因此造下这段恶孽，故而后来有一段恶报，仍是为淫乱绝嗣，家产送与别人。看官莫道这书为淫乱之书，其实是真正善书，劝世人莫作为非，总要正道而行，自有天理昭章，分毫不差的故事。有诗为证，诗曰：

劝人莫生蛇蝎心，举头三尺有神明。

所作所为终有报，丝毫到底不差分。

话说王世成与李店主告辞出来，推施兰卿一路饥餐渴饮同到家乡。此施兰卿到家，满肚子气闷在心，用去多少钱财，吃了多少苦处，将王世成银子还去，从此杜门不出，安守本分，苦度光阴，再不敢提起女色、嫖院之事。心中分明知道王世成不是个善良心的人，不敢与他多言答话。王世成此一番顽要，却未曾伤什么皮胃。他不过也晓得外面世情、出门利害，一心居乐，仍做六陈买卖。在于通州南门外要算数一数二，一年一年倒有余积。即思已三十，尚未娶妻，况父母早已故世，又无亲戚，又无族内，孤身一人。虽则生意顺手，而终非了局，想要娶妻，又无人与说媒。朝思暮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要成了人家，生下一儿二女，则可以王姓香烟接衔下了。现在手中有了钱财，要想妻子。每日早市生意做过，托嘱伙计看管，自己就到那大街小巷走走。巴不得认个把妈妈、婶婶，谈谈说说，好便与他做媒。生了这个心思，所以每日总要出去走走。

一日走到小木桥头，看见素来认识的蒋妈妈，连忙上前，笑脸叫应她。蒋妈妈道：“王官人你的生意好，倒有工夫出来顽顽。”世成道：“不瞒你蒋妈妈说，无家无室的人真真是苦的，今日出来为因托那张家婶婶洗两件衣裳。”“原来如此。介末王官人阿，我倒不晓得，看看你的生意好多了，这里